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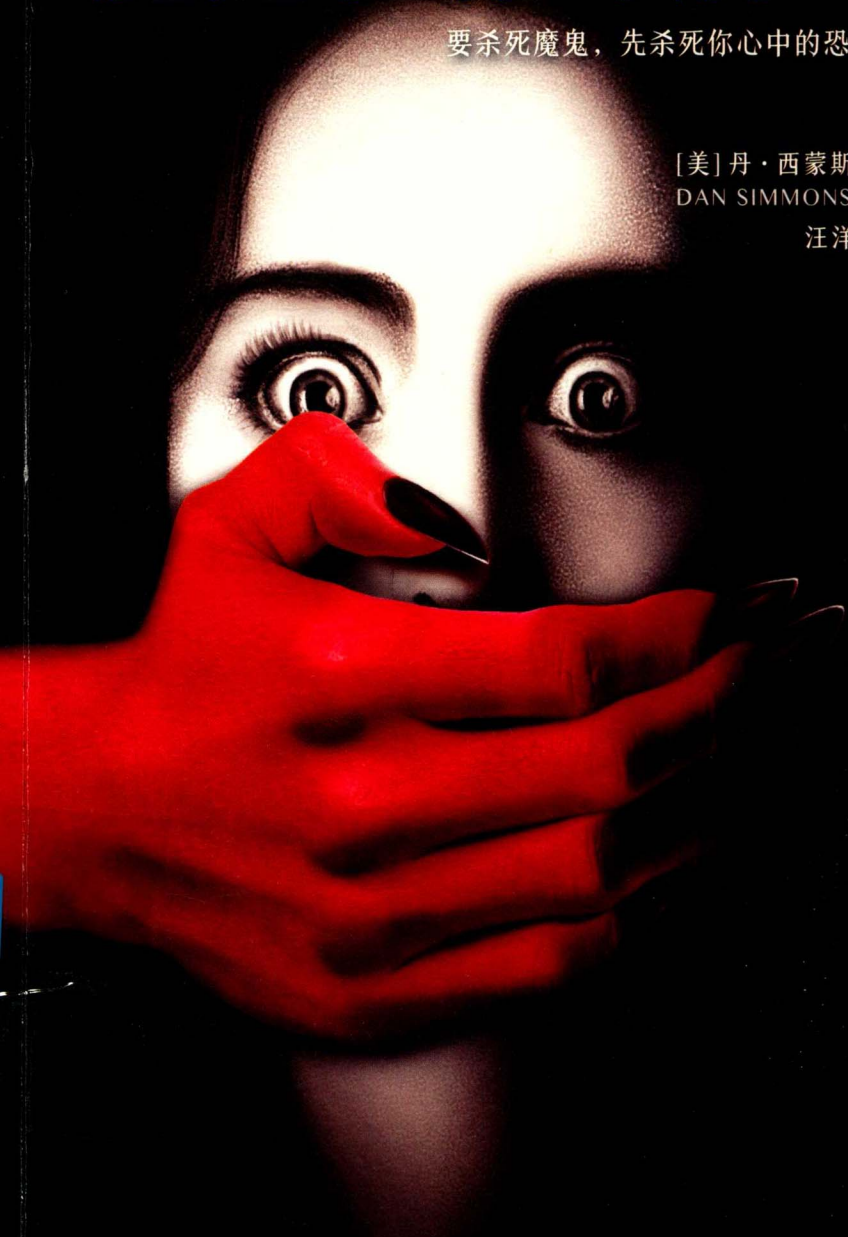
CARRION COMFORT

魔鬼在你身后Ⅰ

要杀死魔鬼，先杀死你心中的恐惧。

[美] 丹·西蒙斯 著
DAN SIMMONS

汪洋 译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.

魔鬼在你身后①

惊悚悬疑小说 中国悬疑小说排行榜

作者：[美] 斯蒂芬·金
译者：陈伟

（美国）



CARRION COMFORT

魔鬼在你身后 ①

[美] 丹·西蒙斯 著
DAN SIMMONS

汪洋 译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魔鬼在你身后 : 全3册 / (美) 丹·西蒙斯
(Dan Simmons) 著 ; 汪洋译. --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
出版社, 2017.12

书名原文: Carrion Comfort

ISBN 978-7-5594-0218-9

I. ①魔… II. ①丹… ②汪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
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85363号

CARRION COMFORT: Copyright©1989 by Dan Simmons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BAROR INTERNATIONAL, INC.,
Armonk, New York, USA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

中文版权©2017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

经授权,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(简体)版权

图字: 10-2017-141号

书 名 魔鬼在你身后

著 者 (美) 丹·西蒙斯

译 者 汪 洋

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

特邀编辑 叶 子 闵 唯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策 划 读客图书

版 权 读客图书

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mm x 1270mm 1/32

印 张 38.75

字 数 835千

版 次 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0218-9

定 价 158.00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010-85866447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献给埃德·布赖恩特^①

^① 埃德是爱德华的昵称。爱德华·布赖恩特（Edward Bryant，1945—），美国科幻小说和恐怖小说作家。

二十周年纪念版序言

读者朋友，你们一定知道吸血鬼吧？传说中，它们是一群行尸走肉，会吸人血，会变形，会像蝙蝠一样飞行，必须在它们心脏上插上木桩才能将其杀死。但我很遗憾地告诉你们，这种吸血鬼是不存在的，只不过是虚构的产物。在这一点上，你们必须相信我。我去过弗拉德·采佩什^①的出生地（锡吉什瓦拉）和墓地——斯纳哥夫岛（墓里是空的），也去过罗马尼亚、特兰西瓦尼亚^②和喀尔巴阡山脉中摇摇欲坠的城堡（不是布朗城堡，那是骗游客用的，而是弗拉德的真正城堡，罗马尼亚人对其讳莫如深），但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，德古拉和吸血鬼都是无稽之谈。

但精神吸血鬼是真实存在的。

可以说，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被精神吸血鬼“进食”过不止一次。这些恶魔连孩子都不放过。

精神吸血鬼以暴力为食，但对他们来说，终极的暴力是将他们的意志强加在你们身上。我很早之前就发现，这种强加意志的行为，以及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控制，是一种暴力的形式，而我

① 弗拉德·采佩什（Vlad Tepes，1431—1476），瓦拉几亚大公，著名的吸血鬼德古拉伯爵的原型。

② 特兰西瓦尼亚（Transilvania），罗马尼亚中西部地区，中世纪时曾是个公国。

们只要有机会使用这种暴力，就会对其上瘾。

作为成年人，我们在工作中几乎都遭遇过精神吸血鬼的攻击——心胸狭窄、崇尚权力的经理让我们工作不顺，生活悲惨；管理者或监督者武断地指使我们，他们对权力甘之如饴，就像精神吸血鬼吮吸温血一样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能遇到精神吸血鬼——在高速公路上，在公共场所，在政治生活中。可悲的是，我们许多人在私人关系中也遇得到精神吸血鬼。

没有人的脖子上留有真正吸血鬼的咬痕，但精神吸血鬼却在我们的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口。一旦精神吸血鬼入侵我们的生活，他/她/它就可以随时回来“进食”。他们向来都是这样做的。

你很有可能已经遇到了一个生活在我们当中、最罕见也最危险的精神吸血鬼。如果你遇到了，那几乎可以肯定，这个精神吸血鬼已经对你使用了念控力，扭曲你的意志，吸食你的灵魂。

起初，我并没有打算为《魔鬼在你身后》（该书最早出版于1989年）二十周年纪念版撰写序言，但最后，我得到了一天的时间来写这段文字。我很珍惜这次机会。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写就的文章，难免会包含一些大多数作家——包括我在内——竭力在序言中避免的东西，那就是近乎残酷的诚实。

我几乎从不在序言中透露创作长篇或短篇小说的情况（我首先就不怎么写序言）。只有极少的几次，我谈了谈写作创意，但我总是避免谈小说本身得以出版的历史逸事。可是这本书不一样。精神吸血鬼就生活在我们当中，而《魔鬼在你身后》就是关于它们的史诗故事。这本书的创作、编辑、出版历程充满了艰辛，有挣扎，也有噩梦，可以说也是一个（荒唐

的) 史诗般的故事。

在这个故事里，有一张丑陋的蜘蛛网——这是事实，也是比喻。而我们遭遇真正的精神吸血鬼时的感觉，就像是被粘在致命蜘蛛网上的苍蝇。《魔鬼在你身后》是我的第二部小说，但结果却成了我与真正的精神吸血鬼之间的搏斗，这场史诗般的搏斗定义了我的人格，也决定了我的生活和事业。

所以，尽管没有插图，尽管缺乏润色，我还是打算将《魔鬼在你身后》诞生的真实故事告诉你们。我要告诉你们，在那既快乐又痛苦的几年里，这本书是怎样将我带入了那张精神吸血鬼的噩梦般的蜘蛛网里。

在我的所有已出版的作品中，《魔鬼在你身后》是唯一一部基于梦中形象创作的小说。现在常听到有人说，一些作家根据梦境来创作小说，但我很少遇到这样的作家。（我喜欢同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打交道，他们的工作并不依赖于做梦、嗑药或是灵光乍现）一些读者和不搞文学的人想当然地认为，我们作家经常在梦中找到灵感。但除了偶尔提供几个鲜明的形象，梦境大多是不可靠的，不能利用它们来构思情节，讲述故事。我本人就从未靠做梦来辅助创作。

然而，《魔鬼在你身后》的核心形象却来自我的一个梦。事实上，我清楚记得的只是一小段梦，前后都被截去，只剩下这段插曲。没有情节，连荒谬的情节也没有，只是一个形象。

我梦见我看见一个老妇人在黑暗的森林里奔跑，树木密密麻麻地排列着，老妇人跑得不快——她太老了，动作已不灵敏——但她明显正在躲避什么。我听见震耳欲聋的噪声。梦中光线昏暗，可能是日落后，也可能是黎明前，森林幽深黑暗，老妇人正

在逃避那越来越响的可怕咆哮。这时，我看见这咆哮来自于一架飞在树冠之上、正从侧面靠近的巨大的黑色直升机。直升机显然正在追击逃跑的老妇人。我看着她，突然，一个念头涌上心头：她不是受害者，不是被迫害的无辜者，而是一种非人类的存在，直升机里的杀手应该找到她，应该杀了她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面容和善的老妇人会是恶魔，但我在梦里非常肯定，她就是恶魔，而且必须被消灭。

然后我就醒了。

这场梦发生于1982年的夏天，那时我正在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《迦梨之歌》^①。这个形象同这部小说没有任何关系，所以我将它存储在记忆深处，暂时忘却了。当年我还是一名全职教师，只能在不到三个月的暑假里将构思好的小说写出来。对于要当全职作家的人来说，这是很好的训练，因为全职作家这辈子都在一个接一个的截稿日期之间奋战。

前一年，也就是1981年，我已经开始职业写作。在那之前，我差点儿放弃了发表小说的梦想——当我妻子告诉我她已怀孕，我就决定不再为能发表小说而继续奋斗了（我已奋斗了三年）——但一件事改变了我。作为封笔前的最后一次努力，我去参加了一个夏季作家讲习班，想听听一直喜欢的作家的演讲，乔治·R. R. 马丁就是其中一位。可是，你必须提交一篇小说才能参加这个讲习班，所以我就交了一篇。然后，我遇到了哈兰·埃利斯，那天他在点评学员的作品，其中就包括我的。我们对他的点评终生难忘。

^① Song of Kali，初版于1985年上市。这部长篇处女作一举拿下了奇幻小说的最高奖项世界奇幻文学奖。

与哈兰的那次相遇，可以说谱写了一段传奇（在哈兰为我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《碎石祷者》^①写的序言，以及我的自序中，你们可以看到对这件事的描述）。我承认，对于我这样的年轻作者来说，除非发生奇迹，否则不可能发表作品，但哈兰的点评给了我莫大的鼓舞。

他在讲习班上告诉我，我别无选择，我就是那种凤毛麟角般的存在——作家。无论我是不是以发表作品为目标训练自己，我都永远是作家。于是，我又重新继续写作，同时继续从事教学。1981年秋季，我将一篇短篇卖给了《全知》杂志。同一年，在《全知》杂志发表那篇小说之前，我得知我提交给讲习班的小说《冥河逆流而上》，被选为《迷离境界杂志》首届短篇小说大赛未出道作家组的并列第一名。原来，哈兰是四位评委之一。另外三位是卡罗尔·塞林（已故编剧罗德·塞林的妻子）、罗伯特·布洛赫（《惊魂记》作者）和理查德·马西森。如果不是哈兰看到我的名字和小说后主动避嫌，我本可以一举夺魁，而不是与人并列第一。《迷离境界杂志》的编辑说，那场比赛他们收到了一万五千多篇参赛作品。

当时的写作者都渴望自己的作品能发表。现在也一样。于是，1982年，我的参赛作品《冥河逆流而上》发表在《迷离境界杂志》上。几星期后，我的另一篇短篇——《我不敢在梦中见到的眼睛》，后来我将其扩写成了长篇小说《透明人魔》^②——又在《全知》杂志上发表。

1982年夏天，我完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《迦梨之歌》。它后

① Prayers to Broken Stones，初版于1990年上市。

② The Hollow Man，初版于1992年上市，并于次年获得轨迹奖提名。

来赢得了世界奇幻大奖，也成为历史上第一部赢得该奖项的处女作。1982年夏天，我想起了在森林中躲避直升机的那个可怕的老妇人，于是写了名为《魔鬼在你身后》的短中篇或者中篇（我总是忘记这两者的具体字数），将其卖给了《全知》杂志。这篇小说成了《全知》杂志历史上首部分两次刊载完的作品。

那篇小说中还没有森林，也没有直升机——最初的故事发生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一个周末，老精神吸血鬼们在梅勒妮·福勒的家里重聚——但至少我明白为什么梦中森林里的老妇人会那么可怕。她是一个精神吸血鬼。

生活给予了我厚赠。1982年2月，就在我的作品第一次发表在《迷离境界杂志》上的时候，我们的女儿简出生了。那年夏天，我创作了《迦梨之歌》，将其寄给了我的新经纪人和朋友——理查德·柯蒂斯。虽然没有出版社愿意买这部小说，但那不是我的问题。我相信理查德早晚会为它找到出版商的。与此同时，我还是一名六年级教师，一如既往地热爱并赞美自己从事的教育工作。我利用一切可用的时间写短篇小说，晚上写，早上写，周末写，尤其是在老师的特别福利——暑假里写。

到1984年，《迦梨之歌》仍然没有卖出去——这本书的加尔各答背景和悲剧基调有效地吓走了出版商——但我得到了一份新的正职工作：同另外三个老师一起，为我们的大型学区设计新的六年级天才培训班项目。这个项目规模惊人，远超我们的预期。参与该项目的四名教师负责设计项目，从数以千计的六年级学生中遴选天才学生，然后编写并教授课程。这份工作令其中两名教师精疲力竭，第二天就辞职了。但剩下的两名，弗兰克和我坚持了下去，最终设计出了APEX（Advanced ProG.R.ams

for Excellence, 优等生高级项目)。校董事会要求项目名用首字母缩写表示, 而他们否定了GANDALF (Gifted and Able Learners Forum, 天才超能学生论坛) 和LPOP (Little ProG.R.am on the Prairie, 大草原上的小项目)。

APEX旨在为数以千计的高智商儿童服务。该服务分两个层次: 第一个层次面向从幼儿园到十九所小学的六年级学生; 更令人兴奋的是第二个层级, 它面向从三年级到六年级的学生。孩子们将在APEX中心受训, 每隔八个星期就学习一轮新的课程。本学区任何满足年龄条件的孩子都可以提出申请, 然后参加半个小时的DAT (能力展现任务) 测试。该测试旨在发现三岁到十五岁之间的优等生, 他们在某学科拥有优于其他学生的学习能力, 包括文学、历史、科学、艺术、音乐、“演艺”、数学、海洋学、生物学、社会研究, 等等。每八个星期左右, 就会有几百名毛遂自荐的学生来APEX中心, 学习新一轮课程。其中一些孩子有资格参加每周五个上午的APEX课程, 一连八周, 并持续数年。这些高级课程专门为优等生设置, 在课程之间还会有独立的特殊培训。

我负责的一堂课是讲解卡尔·萨根的《宇宙》, 采用的是大学水平的课程, 但扩展阅读材料是我撰写的。这堂课讲授的科学知识都是高中以上的水平, 而听这堂课的都是学习能力超强的五六年级学生, 他们从来没有被冠以“天才”或“神童”之类的头衔。直到今天, 我都认为APEX是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“天才/神童”超前学习项目。在APEX中心接受培训的一批批学生 (每批数百人) 所完成的作品、设计的方案、展现的思维水平, 足以让全国任何一位高级教师感到震惊。

设计、管理APEX项目并亲自参与教学, 是我当时乃至迄今

从事过的最成功、最具创造性的工作——尽管我现在已经出版过二十七本书。整整三年，我每周都会在APEX项目上倾注一百个小时的心血：开会，回顾并研究相关领域的知识，撰写高级课程，策划新课程，设计最重要的DAT测试（用于发现天才儿童），培训他人做这种设计，培训他人做DAT所需的全面能力群体评估，对八百多名在职老师进行天才/神童培训项目和教室教学的培训，以及大量行政工作。APEX项目日常服务的孩子高达数千，我还要同这些孩子的父母和相关人士会面……而在这三年里，我从未因为经常加班而抱怨过一次，因为我乐在其中。我有幸同如此优秀的孩子一起，为实现高远的目标而奋斗，我感觉就像注射了海洛因一样，兴奋又上瘾。我喜欢这份工作。

1985年，我在APEX办公室接到一通电话，是我的经纪人理查德·柯蒂斯打来的。他通知我，《迦梨之歌》终于卖出去了。被双日^①、兰登书屋^②和班坦图书^③等许多出版社“几乎拒绝”之后，一家名叫蓝鸟书店的出版社——由詹姆斯·法兰科^④创办——愿意冒险购买这部由不知名作家创作的小说，预付金为五万美元。

我当晚回到家，将这个信息告诉卡伦，我俩高兴得绕着厨房跳起舞来。三岁的简被卡伦和我先后抱起，跟着跳舞，尽管她似乎并不愿意。我当时觉得生活简直美好极了。

在1990年华纳出版公司的平装版《魔鬼在你身后》的封底

① Doubleday，历史悠久的美国出版社，始创于1897年，总部设在纽约。

② Random House，德国媒体集团贝塔斯曼（Bertelsmann AG）旗下的一家出版社，于1927年成立，总部设在美国纽约市。

③ Bantam Books，美国兰登书屋的子公司，成立于1945年。

④ 詹姆斯·法兰科（James Frenkel，1948—），美国知名出版人、编辑、经纪人。

上，写着一段文字，可以当作对1985年的我的告诫和警示——

所有人都以暴力为食，但只有那些拥有念控力的家伙才能品尝到终极权力的滋味。

普通吸血鬼侵占的是肉体，只有操控活人的吸血鬼才能褻渎灵魂。

他们经年累月地积聚力量。他们谋划罪恶的游戏。他们发动彼此攻伐的战争。而他们中的胜利者将对整个世界为所欲为，无人能挡。

你们看到了吧，精神吸血鬼有无穷的耐心。他们会耐心等待下去，在你最掉以轻心的时候给你猝不及防的一击。

《迦梨之歌》卖得并不太好，但获得了一定关注，最后还被提名并获得了世界奇幻奖。

没多久，我的经纪人又带来“好消息”，说詹姆斯·法兰科想买我的第二本书。梦中森林里的老妇人在我脑中挥之不去——实际上，我这辈子都痴迷于用精神的力量强迫他人服从这一主题——于是我提出要写一部超长的小说，名叫《魔鬼在你身后》。

詹姆斯·法兰科同意了。这一次，蓝鸟书店愿意给我惊人的两万五千美元预付金，而且只要签合同就付一半定金。卡伦和我（还有小简）一直都靠我的教师薪水勉强度日，这笔钱让我们欣喜若狂。这一次，我们三人不仅在厨房里跳舞，还穿过了我们房子的小客厅，直接出了前门。

接下来，我开始创作史诗巨著《魔鬼在你身后》。（我从一开始就警告詹姆斯·法兰科，这会是一本很厚很厚的书。我还很年轻，至少当作家还不久，对于暴力，以及将自己的观念强加于我们的人，我有很多话要说。这个故事以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开始，一直讲述到糟糕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暴力事件，比如1980年和1981年的谋杀约翰·列侬、枪击教皇和刺杀美国总统）

读者朋友，你遇到过的最可怕的精神吸血鬼是谁？

是你那吹毛求疵、对你指手画脚、令你痛不欲生的老板吗？

是你那心机重重、玩弄爱情的恋人吗？

是你那魔鬼般的导师吗？

是你那索求无度、喜怒无常、同你争执不下的孩子吗？

抑或是某个你从未想过会是精神吸血鬼的人？他潜伏在阴影中积蓄力量，等待着你自投罗网，然后吸干你的灵魂。

1985年到1986年，我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写作《魔鬼在你身后》。但对于一个热情勃发的年轻小说家来说，足够了。

当然，我每周还要为APEX项目工作八十个小时以上，但这不成问题。夜晚、周末、同卡伦和小简看电视，进电影院，外出游玩，短途旅行……一切休闲时间都被占用了。我在黄色稿纸上运笔如飞，写作到深夜。我一大早就爬起来——我常常不得不六点半以前离家，带着满巴士的孩子去APEX中心，然后七点刚过就得开始上课——将昨晚手写的章节用打字机疯狂地打出来。我花了一大笔钱，从文具租赁行买了一台返修过的二手IBM Selectric打字机。我下了好大决心才购入这台设备，因为以前那台Olivetti小打

字机已经不能胜任新的艰巨任务——一部最终长达一千五百多页的大部头。

《魔鬼在你身后》是如此之复杂——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——角色是如此之多，我职业生涯中第一次，也是唯一一次，由卧室改装的办公室里堆满了牛皮纸纸条。我在纸条上记录了众多角色的行为、互动以及最终命运，并用不同颜色的记号笔勾出来。我记得，梅勒妮·福勒是红色，索尔·拉斯基是蓝色，尼娜·德雷顿是淡黄色，托尼·哈罗德是黄绿色，上校——也就是威利——是纳粹制服般的黑色。我的书房墙上画满了五颜六色的线条，杂乱地交错着，在重要的交叉点旁还写有潦草的注释。有的线条会突然断掉，因为那条线代表的角色死了。从地板堆到天花板的牛皮纸纸条，看上去就像坏掉的地震检波器吐出的纸带。

秋过冬来，冬去春至，写满字的黄色稿纸、参考书、地图和打字机打出的《魔鬼在你身后》的稿子在身边越累越高，堆成了小山。我不时会告知詹姆斯·法兰科我的这本书会有多厚，而我的出版商兼编辑的回答总是三个字：“没问题。”

这本书计划1986年秋天写完。那年夏天，我聘请APEX项目的秘书阿琳为我工作。她每天在自己家中，根据我修订过的已打出的稿子，将其重新再打出来。当时，我有五六十本字迹潦草、布满涂改痕迹的稿纸，我自己打出来的稿子也有两英尺半高。

那年夏天，我每天有十六到二十个小时用于创作《魔鬼在你身后》。简有时候会来书房找我玩，但她在那个房间里几乎找不到落脚的空地。卡伦会在晚上十点或十一年来对我说晚安。她知道，我还会继续工作四五个小时，直至寂静的凌晨。每天阿琳都会将她打出的倒数第二稿带给我，而我又会在稿子上做修改，

再返给她，然后继续手写剩下的几百页。我就像疯了一样。但我喜欢这种状态。

卡伦和我本来对必须支付给阿琳的昂贵打字费而忧心，但后来我们打消了顾虑。签订合同之后拿到的一万两千五百美元不是一笔小钱，书稿交出之后，我们又能拿到一万两千五百美元。而1987年初出版精装本后，我们还能拿到六千两百五十美元。就算我必须将预付金的一半拿出来购买打字机、聘请打字员、购买记号笔，那又如何？不管怎样，我都得把书写完！

那年夏末，我终于完成了《魔鬼在你身后》，总共一千五百三十四页。我同詹姆斯·法兰科上次联系还是在好几个星期前，当我把这部巨著的最终长度告诉他的时候，他的反应是：

“真长，但别担心，我们可以出成一本书。”（法兰科一页都没读过，但他喜欢我口头汇报的故事情节）

在理论上的暑假即将结束的最后几天，我夜以继日地将部分章节的最后定稿打出来，阿琳则以更快的速度将我给她的其他章节打出来。我们在学校开学、我必须重新将每周八十到一百个小时投入APEX教学之前的一天大功告成。我请了一天假，带着卡伦和简去了我们镇上的小公共游泳池。我躺在夏末的阳光中（我像蛆一样苍白），看着周围别的家庭和游泳者，我暗暗感叹：这会儿——这短短几小时——就是我的暑假啊。

但我觉得，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。

就在我准备将《魔鬼在你身后》交给法兰科的时候，我得知了两件事：第一，我的第一部小说《迦梨之歌》入围世界奇幻奖，成为最后六个候选作品之一；第二，蓝鸟书店破产了。